

流氓世界的誕生

——金庸作品中的四重世界

◆ 敬文東 著



201425
20104

流氓世界的誕生

——金庸作品中的四重世界

◆ 敬文東 著



流氓世界的誕生：金庸作品中的四重世界 / 敬
文東著. -- 一版. -- 臺北市：秀威資訊科
技, 2009.03

面；公分. -- (語言文學類；PG0234)

BOD 版

ISBN 978-986-221-178-6(平裝)

1. 金庸 2. 武俠小說 3. 文學評論

857.9

98002240



語言文學類 PG0234

流氓世界的誕生

——金庸作品中的四重世界

作 者 / 敬文東

主 編 / 蔡登山

發行人 / 宋政坤

執行編輯 / 藍志成

圖文排版 / 姚宜婷

封面設計 / 蕭玉蘋

數位轉譯 / 徐真玉 沈裕閔

圖書銷售 / 林怡君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出版印製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583 巷 25 號 1 樓

電話：02-2657-9211

傳真：02-2657-9106

E-mail：service@showwe.com.tw

經銷商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電話：02-2795-3656

傳真：02-2795-4100

<http://www.e-redant.com>

2009 年 3 月 BOD 一版

定價：280 元

• 請尊重著作權 •

目次

開篇 老百姓的金庸	1
金庸之誕生	3
替人民做夢	7
為兩足獸幻想	17
夜晚烏托邦	23
一個簡要回顧	35
第一章 對賓格的陳述	39
儒道互補？	41
復仇的形而上學	53
父要子死……	65
小罵大幫閒	73
儒道互補的大團圓	81
金庸的「絕路」之一	87
第二章 老天爺，你年紀大，耳又聾來眼又花……	93
楊（朱）墨（翟）互補！	95
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109
無父無君？	117
恨世間，情為何物？	127

楊墨互補的大團圓	135
金庸的「絕路」之二	141

第三章 從佛的後門出走..... 145

滅火機，調解員	147
四大皆空	155
慈航普渡	165
三重世界	173
佛禪世界的大團圓	181
金庸的「絕路」之三	189

第四章 韋小寶，你往何處去？..... 195

流氓世界的誕生	197
儒道互補對流氓文化的「寬容」	205
儒道互補對流氓文化的繼續「寬容」	213
楊墨互補對流氓文化的「寬容」	219
佛禪文化對流氓文化的「寬容」	225
只剩下流氓文化了.....	229

臺灣版後記..... 233

開篇

老百姓的金庸

- ▼金庸之誕生
 - ▼替人民做夢
 - ▼為兩足獸幻想
 - ▼夜晚烏托邦
 - ▼一個簡要回顧
-

金庸之誕生

說起來很有些奇怪，名聲顯赫的金庸進行武俠小說創作似乎完全出於偶然：1955年，《香港商報》急需武俠小說連載以招攬訂戶，金氏的好友羅孚遂向該報推薦了金庸，後者趕鴨子上陣般用自己家鄉——浙江海寧——關於乾隆皇帝的民間傳說為由頭，寫出了他的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¹結果是出人意料地大受歡迎。金庸欣喜之餘一發而不可收，甚至為連載自己的武俠小說還創辦了後來在香港聲名赫赫的《明報》。到1972年寫完封筆之作《鹿鼎記》為止，短短十幾年內居然寫出了十二部長篇，三部中短篇（長篇小說分別是《書劍恩仇錄》、《碧血劍》、《雪山飛狐》、《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飛狐外傳》、《連城訣》、《倚天屠龍記》、《天龍八部》、《俠客行》、《鹿鼎記》，中短篇小說是《白馬嘯西風》、《鴛鴦刀》、《越女劍》）；1994年，由大陸權威的出版社三聯書店推出的《金庸作品集》就多達36卷。

當然，說金氏創作武俠小說純粹出於偶然並不全對；假如我們投機取巧地套用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話則可以說，金庸的創作自有一座「冰山」樣的心理／文化上的準備，至於好友推薦這般具體由頭大可看作浮出海面的「冰峰」。不過，正是這般具體由頭，無意之中（？）造就了當代中國文學的一大「奇觀」：凡有華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俠小說。這甚至於讓某些人驚呼，在中國文學史上只有兩位（部）作家、作品真正做到了家喻戶曉，真正寫盡了中國的人生：一是曹雪芹及其《紅樓夢》，另一便是金庸及其武俠小說。²此說或可

¹ 參見冷夏《文壇俠聖：金庸傳》，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57頁。

² 冷夏《文壇俠聖：金庸傳》，第1頁。

見仁見智，也非常可能讓某些患有魯迅所謂「貴恙」的人反胃或者不屑，倒還是摸準了脈膊，揭出了一些真相。

「家喻戶曉」並不是優秀的別名，與傑出甚或偉大更是風馬牛不相及。事實上，武俠小說一向就被正統、嚴肅的學術界不無鄙夷地稱作「通俗小說」而難入其高貴法眼。雖然二十世紀初葉就曾有人盛捧「鼓吹武德，提振俠風」的《水滸傳》，³強烈主張小說創作應「演任俠好義、忠群愛國之旨」，⁴甚至號召時人編輯「以俠客為主義」的雜誌，⁵沈雁冰卻站在為新文學鳴鑼開道、搖旗吶喊的立場，斥此為小市民的「迷魂湯」；⁶鄭振鐸則無師自通地從接受美學的角度，痛貶武俠小說之流行，無非是讀者「懸盼著有一類超人的俠客出來」，「寬慰了自己無希望的反抗心理」；⁷就連幾十年後的金庸迫於壓力，也不得不承認武俠小說雖然也有一點點文學的意味，基本上還是娛樂性的讀物。⁸而在一個提倡「血與淚」的文學革命的時代（即新文學草創的時代），「娛樂性」早已被宣佈為過去（時）的東西了。搞得一些武俠小說名家滿面慚愧，乃至宣稱自己是被逼為娼，甚至立即宣佈要「退出說林，不願更為馮婦」。⁹即便在今天，正如陳平原先生所指出的，雖然有了金庸這樣的武俠名家橫空出世，也引起了部份好事者的關注，「但在正統文化人心目中的武俠小說仍是毒害青少年的『文化垃圾』」。¹⁰——從前說武俠小說小市民的「迷魂湯」，現在又變成了青少年的海洛因。看來問題還都出在武俠小說上。在這種情況下，在正宗的學術界和文學批評界的眼裏，「通俗」

³ 《小說叢話》中定一語，《新小說》15號，1905年。

⁴ 俠民〈《新新小說》敘例〉，《大陸報》2卷5號，1904年。

⁵ 〈《新新小說》特白〉，《新新小說》3號，1904年。

⁶ 沈雁冰〈封建的小市民文藝〉，《東方雜誌》30卷3號，1933年。

⁷ 鄭振鐸〈論武俠小說〉，《海燕》，新中國書店，1932年。

⁸ 〈金庸訪問記〉，《諸子百家看金庸》（三），遠流出版公司，1987年。

⁹ 鄭逸梅〈不肖生〉，《鴛鴦蝴蝶派文學資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

¹⁰ 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第65頁。

的武俠小說不僅根本就談不上「偉大」，連生存的權利也差不多都快被剝奪了。

但擺出一副社論面孔的高貴的學術界似乎忘了，它津津樂道的作為「純文學」的小說，其實與所謂通俗小說一樣，恰好也起始於和正史文化（史官文化）相對立的民間野史文化。¹¹——強行被分為純文學和通俗文學的，不過是同出一母的兄弟。真實的情況倒恰恰是：世上並沒有什麼「純文學」和「通俗文學」之別，只有優秀的文學和不優秀的文學之區分。姑且不忙論涉這一點，退一萬步說，我們只需要問，當年的《三國演義》、《水滸傳》之流不也正被正統文體（比如詩、文）所打擊和嘲笑嗎？《金瓶梅》被斷言為「誨淫誨盜」，嚇得作者連姓名也不敢署，倒也給其後貌似高深的學者準備了鐵飯碗；《紅樓夢》呢？那是破落戶的惆悵，很長一段時間也難入經生儒士的尊眼，至於走紅甚或火爆，不過百餘年間的事。即便是號稱「言志」的詩歌，也長久以來通被看作「載道」之文的「餘事」。今人以西洋小說為參照，以為只有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只有馬爾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博爾赫斯（Jorges Luis Borges）才是純文學，才稱得上正經、嚴肅，殊不知華萊士·馬丁（Wallace Martin）早已為這種說法的荒誕不經道出了行狀：「小說在西方地位低下的跡象至今還能看到。」¹²——哪管你是喬伊斯（J. Joyce）還是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這大約還不是「吃不到葡萄就說葡萄酸」的窮措大之舉吧？

重要還的不是這些，而是金庸的出現恰好足以讓自封高雅的批評界難堪了：一方面依然是採取痛斥和不屑一顧的態度，卻又無從打倒；另一方面是高度讚揚以致於推崇備至，卻又找不到切合實際

¹¹ 對此問題的詳細論述請參閱文東〈從野史的角度看〉，《當代作家評論》1997年第6期。

¹² 華萊士·馬丁《當代敘事學》，伍曉明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2頁、第41頁。

的批評方略。這差不多算得上一個不大不小的報應。魯迅曾諷刺過自封高雅的林紓等輩：「四萬萬中國人嘴裏發出來的聲音，竟至總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憐煞人。」¹³雖說是針對「崇文言而貶白話」所發的議論，用在這裏怕還有些道理。是啊，面對此情此景，批評界又該怎麼辦呢？

學術界無論如何也應該注意到一點：為什麼以金庸等人為代表的「新武俠小說」在今天還有這麼大的市場？為什麼他的作品會經久不衰？新武俠小說一般都以古代為時空座標，這和提倡現實主義、關注國事民瘼的現實主義（更不用說現實本身）相距何止天壤，為什麼眾多讀者偏偏喜歡與自己的現實人生處境八竿子也打不著的古人的恩恩怨怨、愛恨情仇？這一切難道真的不值得深究？那怕是從社會學的角度去深究？

曾經風靡一時的港臺作家尤金、瓊瑤等人，在大陸讀者心目中曾經留下的印象，現在恐怕已經煙消雲散了——至少隨著讀者從少年變為成年，他們（她們）的影響力已經逐漸減縮到了最低程度，而金庸仍然是中國大陸各階層讀者心中一塊巨大的磁石——猶如《書劍恩仇錄》中大漠古城王宮裏的巨大磁石——仍在吸引讀者、挑逗讀者的胃口。這有一印再印的三聯版《金庸作品集》為證。面對如斯境況，我們也許不應該再保持緘默。魯迅《狂人日記》裏那位瘋子有言，「凡事須得研究，才會明白。」對我們來說，情況依然是這樣。讓我們把所有關於「通俗」的武俠小說的言論，所有關於金庸的「說法」（不論好壞），都暫且懸置在胡塞爾（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的那個括弧內，先從「心靈現象學」的水平上來一番檢討再說。

¹³ 魯迅《熱風·現在的屠殺者》。

替人民做夢

接受美學的重要原則，就是要考察某一部（類）作品包含著何種程度的「期待視野」（Horizon Expectation）；期待視野越大，但還不至於和讀者的心理渴求完全同一時，讀者從中獲得的共鳴愈強烈，不言而喻，該類作品的消費量也就越大（但不一定越優秀）。欣賞者在進入欣賞過程時，並非像一個神偷那樣，以「妙手空空」的心理白板去「順應」文本，而是以一種完整的內在經驗模式和心理期待去「同化」文本，並由此得到對自己內心需求的證實——這就是期待視野的本義。期待視野的形成，涉及到讀者的志趣、愛好、個人情懷以及時代與社會思潮；而最大者莫過於潛藏在讀者心中的集體無意識。榮格（Carl Gustav Jung）說：「集體無意識並非來源於個人經驗，並非從後天獲得的，而是先天存在的。」¹榮格那個看似玄虛、讓人摸不著頭腦的「集體無意識」，其實具體地來源於一個民族長期的歷史承傳和「積澱」，並通過我們的行動和動作得到表彰。「考察某類作品包含著讀者何種程度的期待視野」，最主要的，大概就要數考察它包含有何種程度、何種形式以及何種內容的集體無意識了。

遺憾的是，以此為角度去探尋金庸及其武俠小說存在的合理性的工作目前做得還太少；武俠小說的合法性，單憑一句「存在即合理」的黑格爾式斷語其實並不濟事，它和說武俠小說是「文化垃圾」、「迷魂湯」並無什麼差異。華萊士·馬丁說，文學評論家很少屈尊去研究流行的、公式化的敘事類型，如偵探小說、現代羅曼史、西部小說、連續廣播劇；如果它們的無意識內容能夠被發現的話，它

¹ 榮格《心理學與文學》，馮川譯，三聯書店，1997年，第123頁。

們也許會提供一些有關我們社會的有趣資訊。²華萊士的提醒固然讓人神往，聽見尤其是聽懂的人好像並不多。金庸的新武俠小說堪稱另一種意義的「現代羅曼史」，雖然他筆下的時空是古代中國。但這並不妨礙讀者的興致。

郭靖呆鳥一個，卻機緣巧合學成絕世武功，立功殺敵，聲名享譽身後（《射雕英雄傳》），這該為那些想當元帥卻未當成的好士兵提供了多少想像和意淫式滿足！韋小寶流氓無賴之身，卻幸御七個出身高貴的絕色美女（《鹿鼎記》），讓那些偷偷摸摸找情人、一門心思渴望婚外戀的現代人多想回到小說中，代替「陽具有無限活力」（胡河清語）的小無賴……更重要的是，當我們在「形勢一片大好」的車站、碼頭，甚至家中遭搶劫、遭傷害，卻不敢也無力拼死向前討還公道和討還「說法」時，自然希望令狐沖（《笑傲江湖》）、袁承志（《碧血劍》）、喬峰（《天龍八部》）、張無忌（《倚天屠龍記》）、胡斐（《雪山飛狐》、《飛狐外傳》）……從書中出來，替我們打發了眼前的渾帳玩意，如同他們經常在金庸筆下做過的那樣。

唐君毅意味深長地感歎道：「俠義之精神，則由宅心公平，欲報不平，以顯正直，而歸平順」，並「伸展人間之委曲，使千里之外，聞風慕悅。」³——用一句海子的詩說，「我們在千里之外的沙漠上」就聽見這種可愛的俠客精神了。金庸的小說在中國有這麼大市場，無疑與中國漫長的重人治而不重法制的封建社會，惡夢般久合必分、久分必合的離亂史有關。——「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⁴就是對這種漫長的離亂史最有哲學意味的總結；也和由此形成的渴望被救助而不是自救的民族心理有關。俠客，就是金庸為我們提供的眾多救助者中最誘人的一種。

² 華萊士·馬丁《當代敘事學》，第13頁。

³ 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臺北中正書局，1981年，第40頁。

⁴ 《易·序卦傳》。

有人指出，中國的俠是為了一種不屬於自我的、指向他人的義而行俠，⁵「指向他人」正好與「被救助」的心理期待一拍即合；「在我們的觀念裏，俠是一個急公好義，勇於犧牲，有原則，有正義感，能替天行道，紓解人間不平的人。他們雖然常與官府為難，但總站在民眾一邊」，⁶這就更把話講白了；至於俠客「可以濟王法之窮，可以去人心之憾」，⁷更是一語道破，決不遮遮掩掩；而「真是行俠仗義之人，到處隨遇而安。非是他務必要拔樹搜根，只因見了不平之事，他便放不下，彷彿與自己的事一般，因此才不愧那個俠字」，⁸人們渴望的也恰好是這種「見了不平之事」「便放不下」的人物……鄭振鐸曾經挖苦他那個時代的讀者懸盼有一類超人的俠客出來寬慰了自己無希望的反抗心理，雖說是站在「反對黨」立場講話，卻頗見功力。順便說一句，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同意陳平原先生的觀點：武俠小說之流行也許並不是一樁值得慶賀的好事，哪怕是在今天，哪怕是在今天的朗朗乾坤當中。

俠一出現，便引起了統治者的高度恐慌。《韓非·五蠹》申斥道：「俠以武犯禁。」一個「犯」字可圈可點。荀悅《漢紀·孝武紀》則說：「世有三遊，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這個評語來得意味深長。君不見，大字不識一筐的張無忌「立氣勢」當了明教教主，整日裏大談多角戀，而他的「私交」楊左使、范右使還籌畫讓他當皇上哩。若不是野心家朱元璋犯上作亂鎖拿了教主，明朝的天下說不得的要姓張了（《倚天屠龍記》）。而這似乎也有野史為證。據說，剛當皇帝的朱洪武曾志得意滿地對劉基說：「本是沿途打劫，沒想到弄假成真。」嚇得劉伯溫連忙伸出頭去，看看是否有太監在偷聽……張無忌其實也有機

⁵ 田毓英《西班牙騎士與中國俠》，臺北商務印書館，1988年，第150頁。

⁶ 龔鵬程《大俠》，臺灣錦冠出版社，1987年，第3頁。

⁷ 李景星《四史評論》。

⁸ 《三俠五義》第15回。

會「弄假成真」的，只不過據金庸說他不是一個好的政治家而已。⁹偽俠客兼小流氓韋小寶，混跡於清宮與天地會，贏得了敵對雙方的共同好感，大儒顧炎武甚至建議讓他當皇帝，以救我大漢民族於清人之水火（《鹿鼎記》）……

此情此境，在統治者看來，俠是社會不穩定、危及自身統治權威的重要因素，自然在殘酷打擊之列。美籍學者劉若愚在《中國之俠》中指出，西方的騎士是封建制度的支柱，中國的遊俠則是封建社會的破壞力量。¹⁰向以神州華夏為天下的中國王權，自然不屑於知道西夷的騎士，卻實用主義地知道了本土的俠對自身統治生死攸關的利害所在。基於這樣的考慮，才有秦始皇「收天下之兵，鑄以金人十二」，¹¹當然，秦嬴政肯定不會忘記沒收俠客手中的寶劍；漢武帝強令長安豪俠遷徙茂陵，不惜殺戒大開，倒也史有明載。¹²到了金庸小說，康熙屢命他的「朋友」韋小寶去撲滅天地會（《鹿鼎記》）；乾隆用洋槍射殺其民間傳說中的弟弟陳家洛的紅花會諸雄（《書劍恩仇錄》），更是著眼於此。

不過，統治階級自有力不到「七寸」的時候：《書劍恩仇錄》裏的好漢子趙半山、無塵道長等人，雖九死尚餘一生，在《飛狐外傳》中依然仗劍鬥狠，不時視官府為寇仇——俠在遭到韓非痛斥後並未銷聲匿跡，也並未曾如魯迅所說的那樣全變作了上海灘的流氓。¹³雖自《漢書》以降，正史幾乎通統不載，俠卻在近兩千年的中國詩文、戲曲、稗官、野史中不斷出沒，及直唐宋豪俠小說、清代俠儀小說而至二十

⁹ 金庸《倚天屠龍記·後記》（三聯版），1993年。

¹⁰ 劉若愚《中國之俠》，上海三聯書店，1981年，第194頁。

¹¹ 賈宜《過秦論》。

¹² 主父偃上書漢武帝，針對日趨發展的豪俠勢力提出過一條重要策略：「茂陵初立，天下豪傑並兼之家，亂眾之民，盡可徙茂陵……此所謂不誅而害除。」（《漢書·武帝紀》）其後更是發展到以俠治俠（見《漢書·酷吏傳》）及殺戒大開（見《史記·酷吏列傳》）。

¹³ 魯迅《三閑集·流氓的變遷》。

世紀新武俠小說，一時蔚為壯觀。¹⁴不過，真實的俠已變作了紙上的俠，不大再走入塵世，卻活在老百姓的期待視野裏、集體無意識中。儒俠（比如陳家洛、郭靖、袁承志）、道俠（比如令狐沖、風清揚）、佛俠（比如虛竹、一燈大師）、丐俠（比如洪七公）、邪俠（比如夏雪宜、莫大先生）、瘋俠（比如桃谷六仙）……金庸筆下諸如此類的俠客，不過是眾多新舊俠客中的一批——當然，他們是更有吸引力也更能滿足讀者渴求心理的一批。

俠大多出沒於亂世；或者說，亂世需要俠，也造就了俠。吳熾昌曾說：「此俠客也！古今恆有之。弟茫茫宇宙，其人安在耶？俾予遇之，願再拜而投諸門下，習其術，抽取天下貪墨之財，以濟四窮而助公舉，不亦快哉！」¹⁵——在歷史上是這樣，在金氏小說中也同樣如此。金庸的小說集中火力體現了「需要俠」這一特質，因而極大滿足了讀者潛意識深處渴望被救助而不是自救的期待視野。據說，蘇東坡曾為此感歎不已：「噫！吾聞劍俠世有之矣！……有險陂邪怪者，輒決去其首，亦一家之正也。嗟呼！據重位厚祿，造惡不悛，以結人怨者，不可不畏隱娘之事也。」¹⁶這差不多是集警告「險陂邪怪者」和欣慰能「被救助」於一體的上好說明。《七劍十三俠》第一回說：「天下有這三等極惡之人（即貪官污吏、勢惡土豪、假仁假義——引者注），王法制他不得，幸虧有那異人、俠士、劍仙之流去收拾他。」而「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賊做官，官做賊，混賢愚，哀哉可憐」的亂世，¹⁷在中國歷史上曾層出不窮；連一向為統治階級說盡了好話的歐陽修，也有偶爾的大徹大悟：「此劍在人間，百妖夜收

¹⁴ 劉若愚的《中國之俠》一書引證了大量中國文史典籍中的俠客材料；張志和、鄭春元的《中國文史中的俠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也頗有發現。

¹⁵ 吳熾昌《西窗隨筆》卷四。

¹⁶ 《漁樵閒話錄》。

¹⁷ 陶宗義《南田輟耕錄》卷三。

行。奸凶與佞媚，膽破骨亦驚。」¹⁸不是王法治他（即「奸凶與佞媚」）不得，要真的如此，歐陽修就不會為統治階級的正史文化說話；而是王法不治他，要真不如此，歐陽修也就不必假劍破妖。

亂世就更是這樣。金庸小說的時空座標往往安放在宋末（《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等）、元末（《倚天屠龍記》）、明末（《碧血劍》）、清初（《書劍恩仇錄》、《鹿鼎記》），就是鑽了這一空子。很難設想，清明世道會有「負劍遠行遊」、「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殺人遼水上，走馬漁陽歸」、「欲報天下不平事，方顯人間真丈夫」的俠客。方以智說得好極了：「上失其道，無以屬民，故遊俠之徒以任得民。」¹⁹太史公更是用飽含同情的口氣說：「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連聖者虞舜也曾窘於井裏，伊尹還貧於鼎俎，傳說匿於傳險，至於「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更是人間常事。他們已經如此這般，「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²⁰司馬遷用反詰的語氣問道。

武功在身的楊鐵心、郭嘯天，離亂年頭尚且性命不保，更何況他們牛家村的老弱病殘、婦女兒童（《射雕英雄傳》第一回）！陳家洛的紅花會諸雄，在救了因未婚妻被人搶去做妾上吊自殺的周阿三後，此人不但不感激救命者，反而埋怨他們：「爺們還是讓我死的好！」俠客章進嘲笑周阿三：「你這人沒出息，幹麼不和這姓方的去拼命？」另一個女俠駱冰卻嘲笑章進：「他有你章爺的一成本事就好了！」（《書劍恩仇錄》第九回）看見了吧，這就是連「中材」也還談不上的小民在亂世經常會遭遇到的真實景況。「世何以重俠遊？世無公道，民抑無所告訴，乃歸之俠也。」²¹從這個角度去理解近人柳亞子的詩句「亂世天教重俠遊」，也許倒「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

¹⁸ 歐陽修〈寶劍〉。

¹⁹ 方以智《曼寓草·任論》。

²⁰ 《史記·遊俠列傳》。

²¹ 汪子厚〈陳公儀師徒〉，《武俠叢談》，上海書店，1989年，第185頁。